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十三

時務類

王元翰　時事日傚謹痛哭流血以瀝愚懇疏

李三才　朝政廢壞已極疏

吳允中　備陳各部時政疏

萬曆疏鈔卷十三

時務類

竭愚忠陳三議以備聖明採擇疏

蕭彥 兵科給事中 萬曆三年十月

臣聞明君之致治慮必周於萬全忠臣之事君言不嫌於過計况今　聖明御極正臣子效忠之秋災異頻仍在上下修省之日　臣以外郡末吏荷蒙　聖恩拔置言官遭逢若此而猶不竭其款款之愚以冀補報於萬一是上負於　陛下而下負初心　臣不敢也謹

以見聞所及有關於當今時務者總括三議爲　陛下陳之惟　陛下留意其一曰議吏臣惟生民之休戚在守令守令所以寄民命者也恭遇　皇上加意吏治旌卓異懲貪酷天下喁喁向風已而議者猶謂吏治未盡復古何也臣以爲文移之當裁也物議之當覈也本原之當敦也夫上之所以流通於下者文移而已疏則玩煩則擾其獘等耳臣觀之有司所謂文例日增而不足吏議日異而不定蓋有之矣如一錢粮也所降發之冊式凡幾如一獄訟也所批發之

詞狀凡幾如行一令也應過詳之衙門凡幾如遣一吏也應倒換之循環凡幾蓋名雖守令而其實簿吏不異矣下之有司日疲其精神於文移遲速之間而不暇行乎其志上之監司日用其精神於文移依違之間而不暇先乎其大有司既苦於煩一一而經心不能也勢必授之吏書而應之以文具監司又憚於煩一一而經目不能也勢必假之吏書而行之以姑息上下交受其病而彼此俱失其職坐此故也 臣非以文移為可去也 臣惟朝廷之設官撫按總督司道

司道總督府州縣其統轄有定分而人臣之受職或錢穀或刑名或專制或兼攝其詳畧有定司欲吏治之復古莫若明其職掌省其文移司刑名者不必兼夫錢穀司錢穀者不必及夫刑名專制者理其目兼攝者理其綱前令可因何必作聰明以更舊章有司當先奚爲以一人而侵衆臣賢者聽其展布務省事毋務多事不賢者嚴其簡黜務更人毋務更法而奬所當覈例所當舉者或一年已終或半年以裡撫按覈之司道司道各以其職覈之府府覈之州縣蓋文

約則簡而易行力專則詳而不漏省一詞訟則省一
民害減一冊籍則減一吏與其覩之徒煩而無益者
功相萬也文移裁矣而是非不明則賞罰無當是非
者上之所據以賞罰者顧是非違而不能達者則小
民之公論也其朝布而夕達者則衙門積蠹地方巨
豪之浮議也浮議一興雖有賢者無由以自明而浮
議既播雖有知其賢者不能以不惑是以太阿之柄
倒持於下而推畏之風日熾於上邑有大事則諉而
避之耳邑有大獄則解使去已耳長陵夷之漸阻任

事之氣其所係豈渺小哉近如山東萊陽縣丞朱希召幾爲物議所中向非撫按覆覈則希召又繼劉庠而後矣幸則爲希召不幸則爲劉庠天下之廣獨一萊陽丞哉臣愚以爲風聞言事可例於在內之科道而不可例於在外之撫按可用於中行之庶官而不可用於按屬之有司請乞通行各處撫按務精簡別毋惑飛語寄之耳目者必先門其所寄之人得之傳聞者必覆查其所聞之事舉劾務求其當毋徒取盈於舊額贓私務得其眞不在張大其數月至爲其八

爲某事受贓若干如此之類苟非灼見其然毋得遽入章疏而挾私駕空私遞揭帖擅刻謗版者仍加重治以爲地方之警庶甄別明而勸懲當吏治修而民志定矣然本原不講則吏治皆苟而已臣聞之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夫心與政相因也又曰善治者無赫赫之名夫名與實相勝也今之吏誠心愛民者固多而炫奇買譽者不少以斂怨爲任怨以憤事爲幹事弊未及剔也即一皂一夫之查革則汲汲而申詳以爲吾能剔弊如是利未及興也即一

牌一票之施行則汲汲而暴白以爲吾能興利若是苟當上意毋論民心苟快目前毋計日後至於墾田里招流移興教化勸農桑爲治道所最先者漠然若不與吾事矣譬之象貌徒存而神氣不貫於元元何補哉　臣愚以爲評品吏治宜先其心術以及其政事一念爲民事求實際者上也即悶悶無華上之人當最之矣一念爲已事求虛聲者下也即赫赫炫人上之人當殿之矣監司以是爲賢否銓部以是爲勸懲間於悃愊之吏拔其一二以風在位則意向所趨而

天下之民牧有不回心向化者鮮矣此今日之吏治所當議也其二曰議兵恭惟　皇上聖德格天北虜欵塞逆夷授首天下欣欣享太平之慶顧臣聞之天下雖安忘戰則危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先年議許貢市之初非遂以為長策也蓋曰姑餌虜人以修我備而已經今數年而邊備如故一有警報且然且否而將臣已倉皇告急矣則今之邊事豈非所當亟圖者哉臣不諳邊事姑就臣所見則勝筭之當定也招降之當慮也遼左之當備也李牧備胡趙充國備羌其

初皆落落不合或遣人代將或移書詰問然二臣持之不變而卒之刼先零降匈奴若持左券以取償焉何者彼其中有定見也此兵家所謂筭也今之邊其有筭乎無筭乎平居僥倖以苟免有事張皇以掩敗卽稍稍自見者亦嘗試而漫爲之耳夫少筭猶恐不勝而況無哉臣愚以爲今之大將卽不能必如李趙其倫然亦宜擇其智勇兼長者任之寬其文法許其展布一應邊事悉聽籌畫如各鎭之中要見某弱某強某爲虜所生心之地則某鎭當備某鎭當援如之

鎮之中要見某強某弱某爲虜所必由之途則某堡當備某堡當援墩臺修矣守墩臺者有無缺乏芻糧備矣給芻糧者有無科尅華夷有定限也禁邊將之私交以杜其玩狎之漸市貢有定則也抑將來之過求以堅其懾服之心可守則守無藉手於班軍當戰則戰毋塞責於擣巢舉此數端餘可類推仍乞通行總鎮諸臣各悉所見具聞於朝務求必勝之筭以收不戰之功較之虜至而倉皇者果孰爲得失哉然招降近例不及今一處臣恐有筭之所不及者臣惟用

間招降可施於臨敵而不可施於平時可施於中國之脅從而不可施於夷狄之異類臣不敢遠引覆轍請以我國家証之陝之有把丹也自 太祖始也至成化丁亥而李俊滿四等遂有石城之變連師數月徵兵五萬僅乃克之計所戕傷蓋一伯三都督數千官軍矣夫休養於百年猶稱亂於一旦降夷之不足恃此其明效也頃隆慶元年以來先後建議開歸路散逆黨為中國流移者設耳而乃以類報降夷與向鄉人口共議陞賞則例卽今九月內兵部題覆如遼

左卲那哈等亦不少矣夫邊臣動於陞賞之利則其招徠之必力而招徠之術　臣以爲非計而誘之則利而啗之也以計誘而喜則必以計窮而悔以利啗而親則必以利小而踈而邊塞之險與彼共之虛實之備令彼知之萬一有李俊滿四者搆於其間又萬一虜謀不測故布親信於塞上迺駭而圖之其將有及乎況中國之大初何藉此夷類而夷種之繁又豈吾之招徠可得而孤其黨者則亦何利而爲之乎　臣愚以爲回鄉人口宜仍舊例以勸來者至於招徠降夷

一切罷絕以杜邊釁以銷後患即今所巳招之夷人亦宜漸次密圖移於稍遠處所以絕其交通之路是先事而防乃無事矣臣觀近年邊報往往在遼左然又往往報罷臣竊惑焉豈虜巳歷境邊吏以計免耶抑狡虜故勞我師俾異日者卽有報不為意耶邊臣計免則漸不可長虜人懷詐則變不可測況遼左之地曠衍難守寧前之兵單弱不支則遼之未可息肩不在薊之下也而抽軍入衛歲以爲常夫寧夏延綏之入衛是以遠衛近也然識者猶謂非計徒損軍數無益

實用已非守在四夷之意若遼薊接壤義同唇齒遼兵寡矣而又衛薊是益其寡也臣未見遼受敵而薊可安處者也曩者薊無勁兵故藉徵發令練兵數年而入衛猶故則所謂練者安在哉臣謂遼左一鎮以寧前為咽喉寧前又薊遼適均之地合無將前入衛之軍至期移駐寧前擇官訓練薊有警則出而衛薊遼有警則迈而援遼不則以助寧前之防守此亦兩利而俱存之計也其他備禦之策責在總鎮加意圖維無如臣前之說墮其術中則虜雖黠不為患矣此

今日之兵事所當議也其三曰議河臣聞漢唐宋不皆資漕於河然未嘗不治河者河之患不獨在國計在民生也頃蒙 皇上允部臣之請議開膠萊河以備運道貽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而 聖諭又終之曰與治河事務不相干涉大哉 皇言眞明見萬里之外者也臣觀今之河患亟矣上流旣壅下流日以淤瀰漫千里勢若滔天極目蕭條人煙一空泗州要地也淪沒之餘僅存一門淸江浦巨鎭也官舍之前不通徒步而淮之北堤勢已不支及今不治河不邉

而淮不已也邇而淮是無淮也無淮是無通泰諸州
縣也而高寶湖水勢如建瓴是無二湖也乃治河諸
臣未有以淮泗爲念者豈其智不逮哉運道所由命
脈係之故其精神用之挑淺護堤以救燃眉之急猶
且不暇　及其他今運道有別議矣治河之策可泄
泄不亟講乎　臣考之邇來議河者非一人亦非一說
或謂上自清河下至安東疏濬淤泥或謂專意清河
草灣或謂疏海口并呂梁積淤　臣固不能臆度其孰
便而河之不可不治則　臣愚斷以爲今日之務未有

急於此者也臣亦知今之治河甚難濬海口則潮汐爲崇尋別道則水性難回然千里之沃壤兩地之民命泗州之　祖陵淮南之運道胥係於此可委之無可奈何而已耶臣謂及今水涸宜令河道大臣帶同熟於河道司屬二三人下沿淮安上溯潼關逐一相視孰可分其流孰可殺其勢孰可救目前之急孰可圖永世之安討畫停妥貼圖立說具奏施行以固祖陵萬世之基以全淮揚二郡之命而淮安以南之糧運胥賴之以永利矣或曰如財詘何則臣又有以

折之自水患以來淮揚諸郡無一歲不蠲免無一歲
不賑濟今誠移其蠲且賑者用之於河費於今而償
於後奚不可也語曰涓涓不絕終成江河今之患豈
直涓涓哉此今日之河道所當議也夫此三者匪獨
臣言之盡人人言之矣而竟未一一底績以副　皇
上望治之懷者何哉臣又惟天下之事一實百成一
虛百廢今朝廷方下務實之令各臣工孰不以實政
藉口者而臣恐其所謂實者不實也夫虛實之間固
有辨矣實益於國則實益於民則實反是皆虛也臣

乞　皇上申諭內外諸臣毋苟且於目前而務爲深長之慮毋取辦於簿書而務懷眞誠之心如吏也實意愛養若有家者所以字其子而不爲粉飾之具如兵也實意經畧若有家者所以防其患而不爲挨磨之計如河也實意料理若有家者所以奠其居而不爲僥倖之圖同心戮力無分彼此專精一志毋計近小則天下之事有不足爲而　臣區區之三議皆贅辭矣　臣愚昧無知顧一念芹曝之忱有不自知其迂且誕者伏惟　聖明勑下所司條覆施行　臣愚幸甚

敬陳末議以備采擇以裨治安疏

萬曆十一年七月　　戸科都給事中　蕭彥

竊惟天下無不獘之法而貴有救獘之方因其獘而調停之則事不至於大獘而民可相安天下所以長治無虞率是道也恭惟聖明御極百度一新海隅蒼生舉喁喁焉思見德化之成矣惟是一二事宜當調停者臣等職掌所關不敢不具列以聞而皇上試垂聽焉一曰積穀夫積穀備荒豈非常策而言者往往稱不便甚豈誠不便哉臣以為有兩端焉有罪

則有贖有贖則有穀而戍而上例申詳撫按曰撫按之贖也徒而上例申詳司道曰司道之贖也有司不得作數則有司自理惟杖而下耳而杖而下者幾何哉又郡與州縣非分土也訟而贖者州縣之民也災而賑者亦其民也而近議者曰郡自有倉廒自有詞訟令積穀有差卽杖而下訟於郡者又屬之郡巳而州縣所自理幾何哉於是有刻意推求以無力爲有力者於是有多方科罰借民資以逭巳責者矣雖有賢者亦所不免雖有嚴禁不能倅止其勢然也夫豈

法初議豈其若是而開載未明奉行過當即今造冊
奏繳若福建之省各自爲項兩不相蒙其他或合餉
支吾不合原式 臣 以謂州縣積穀制也郡積穀非制
也是可更也撫按贓罰解京者無論已其二分備賑
者與司道所詳允而存留者并有司自理通筭可也
一轉移間而有司者可措手矣即按成數而查覈之
降罰如令造報如式奚辭哉然不過寛乎有司者不
自便乎 臣 以爲不然顧其人何如耳誠不肯也計不
出於此將出於彼誠賢也即以丘山之輸委之何妨

而況多積之賞既歆於前少積之罰又迫於後則安
有甘心爲溝壑也者此積穀所當議也二曰商稅夫
商稅倣古關市之意以佐國用胡可已也顧法愈詳
稅愈重視國初異矣他姑無論即如河西務大小貨
船船戶有船料矣商人又有船銀進店有商稅矣出
店又有正稅張家灣發賣貨物河西務有四外正條
船矣到灣又有商稅百里之內轄者三官一貨之來
榷者數稅所利幾何而可堪此夫船料舊也條船果
舊乎出店進店可重稅乎而不落店家徑赴京賣者

彼且未常進店也一體徵收何名乎此萬曆八年該司郎中之議而今因之者約所增三萬有奇而商困矣商困則物騰貴而民困矣獨奈何不一蘇之爲商民計也淮安四稅下及鄉抽眞同商賈議者以爲權宜之術不可已矣然不可漸減耶而日用米穀進出店二稅如河西布疋通州油簍類者又不可蘇耶至於儀眞之稅既非祖制亦無重複曩言官之疏詳矣乃以該地方執稱軍餉之充爲數幾何不可議罷耶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此商稅所當議也三曰催科夫

催科有緩急錢糧有完欠三年查參所以警人心足國用之大權也查得嘉靖三十一年未完五分以上者住俸督催三十四年未完四分者降俸矣三十七年未完三分者住俸矣隆慶五年則完不及八分者住俸又議帶徵矣萬曆元年因之愈議愈增豈爲不重而萬曆四年部臣建議加八分爲九分又將未完宿負帶徵二分併算則是一年而完十分以上者有司者憚於降罰而敲朴隨之民力不能勝而逃亡隨之此不謂竭澤而漁乎且撫按每年有查參矣該部二

年總祭而又視之舊而加焉毋乃過乎臣以爲查祭不可已也如九分之議則不宜復算帶徵如帶徵之議則不宜加至九分所謂寬一分受一分之賜者也或曰今例若是嚴也而猶有怠於徵者如其寬之若何臣曰不然今例九分止耳而有司以全完報者比比皆是如其可完有司者肯以其身爲百姓爭升斗耶即寬之何損此催科所當議也四曰鹽法今河東鹽法壞矣自隆慶四年池遭水患鹽花不生而軍餉年例毫不可缺於是另招新商超支報納以救目前

而舊商壓欠數十萬者置之不問而商病矣鹽花不生撈採爲艱於是設法澆晒以求足數其行之山西者則撈者也其行之河陜者則晒者也晒鹽味苦不可以戶市不得鬻有司者或別項徵銀抵價或抑勒鋪里承買而民間食用反取之私販而民病矣撈爲力易晒爲力難而鹽丁又病矣年復一年弊將何極易窮則變變則通則河東鹽之謂也臣等竊聞之池鹽與海鹽異下有鹽根上有鹽花遇風輙生遇風消以輙生而盛今澆晒日行鹽根日薄矣晒鹽不減而

欲鹽生之復不可得也顧曬鹽非得已也爲年例計也變通不行而欲晒鹽之減亦不可得也蓋昔丘濬嘗有通融海鹽之議而管理有分官行鹽分地那移一開是兩損之道惟是陝西則河東行鹽地也花馬二池則河東所轄也三池之鹽積若丘山而西鳳延漢等府禁不得食反倚辦於河東之鹽之不可食者計亦左矣試舉而轉移之或令商人納銀河東支鹽陝西可也或令河東商人徑赴陝西報中照數於戶部扣解山西可也價有低昂依時估算可也每年鹽

引仍赴河東運司關領截角各項事體仍隸河東管轄可也或以二池之鹽不可常恃姑限二三年後仍照舊不違例可也如是而鹽丁免課稅約二十萬引照先年例酌量納銀可也在商人無倍課之苦在鹽丁無多曬之苦在運司無拖欠考成之苦在陝民無艱食之苦花馬池官鹽既行私販可息解池澆曬既減鹽花漸生河東事權如故而地方利病相懸且什伯矣破拘攣之見圖久長之利奚不可者而河南酒鹽應否另議商人壓欠應否酌處河東額課應否暫

滅超支報納應否多派舊商悉聽該地方詳議行之則救弊安民之大端也此鹽法所當議也五曰邊儲

臣觀邊儲之匱未有甚於榆鎮者孤懸絶塞四望不毛十萬之衆拱手而仰給縣官卽今災荒幾不可支米珠薪桂從來久矣在朝廷歲增一歲支持爲難在該鎮日窘一日束手無策間嘗議復本色而千里餽糧既非內地所堪亦嘗復議河運而操舟險峻又非北人所習者謂宜備用客本多建倉廒西則於定邊饒陽等處收寧夏之餘糧多則於綏德葭州等處收

興歸保德之餘糧彼有餘則加價而糴之此不足則加斗而散之要以備不時之乏而不特爲正餉焉是或一道也果行之則儲蓄有素即甚凶荒豈至廩廩若是哉綏葭等處臣不及知臣彥曩閱定邊則去歲四月也當其時該鎮銀一錢米七升有奇至定邊相去四日程耳銀一錢即得米二斗有奇由一歲而他歲可知矣該鎮撫臣及管糧分司皆主前議而分司官且料理有次第矣今豈年荒故中輟耶請仍行該鎮從長計畫廟堂之責成而主持之百世之利也豈

獨利榆鎮而已寧夏饒於田而怠於耕問之曰糧賤無所用之誠有所用之而人爭力田塞下實矣此邊儲所當議也其他利弊臣等不及聞者尚多也臣又惟事無全利亦無全害無全非亦無全是宜於此或不宜於彼宜於今或不宜於後天下事以天下之心處之而已邇年以來政誠近苛然其務亦曷嘗不爲天下哉而持之以共切之法奉行者濟之以承望扶同之見如省官則羣然應曰某官可省今請復者即請省者也如鑄錢則羣然應曰某地疏通今議罷者

即議行者也如丈量部議曰糧不失額者免丈而各地方初議免丈者不少也自有紀錄之旨而人生美心自有切責眞順按臣之旨而人生畏心羣然應曰某多丈地若干某減派糧若干今稱不便者即稱便者也德意不宣於下疾苦不聞於上言不由衷事不當實大率類此待其既弊而調停之晚矣臣極知腐儒迂談不切事情然私心以謂轉移人心挽回士習乃今日第一議而其機自朝廷始伏望 皇上渙發德音明示天下虛中之意以破其扶同觀望之痼習

苟便於民不妨異同苟當於是毋分彼我斯於爲天下利之而已語曰君行令臣行意上意所嚮天下皆滌心自效百事安有偏而不舉者乎臣等區區之議皆贅詞矣

敷陳吏治民瘼懇乞及時修舉疏

鄒元標 吏部員外 萬曆十八年十月

臣於本年四月內冐病具本差義男力請旋於五月內奉 聖旨吏部知道本蒙施行劄付催臣赴任衆皆謂本部懸缺期年小臣無再控之理臣於本年七月攜家之任舟至蘄湖北風連月臣朝夕展轉蘆葦中往以驚逐遊魂辱 陛下賜之生環鹿冢餘悰辱 陛下召之華省感國厚恩頂踵莫知所報竊惟伏自惟人臣之義或宣力或矢謨各有攸當臣有一得之

愚直陳 君父之前舍已從人者得采擇其間人之力皆 臣 力也人已何異焉 臣 故條吏治事宜十款語云新沐者彈冠新浴者振衣茲當銓臣秉公持正百度維新之日正嘉謨敷陳明目達聰之始若使 臣 悠悠默默徼一時浮榮負平生夙學 臣 不忍也又 臣 數載窮鄉田耒之與居鉏樵之與伍熟知民間凉燠狀 臣 復陳民瘼八款夫救民疾病譬醫者灼艾灼艾而不得其竅穴受楚何益 臣 似非嘗試漫言之者蓋人臣濟世如拯溺如救焚衆或解顧 臣 心獨苦豈得已

哉伏願　陛下勑下各部大臣矢心天日純心為國用意詳覽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臣絕無一毫成心其間儻中有窒礙處臣因此得曉暢世務通達國體亦罔非仕學之地千冐　天威無任隕悚之至為此開款具本專差義男鄒孩童齎捧上請謹具奏聞計開

定等則夫辨官材品內吏非難外吏難外大吏非難外小吏難小吏郡自同知下鄉自知縣下是已職遣下明遣暗蓋嘗論辨大吏譬奏黃鐘大鏞有耳者無不聞之辨小吏譬聽蟋蟀之鳴非甚聰者不能審其

音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釋者曰經者比其絲而合之也曰綸者析其類而分之也絲雖衆多千條萬緒各自不亂臣竊謂辨小吏亦當類此彼小吏雖衆吾欲起而辨之豈能人人耳而目之哉大都以撫按考語爲準其陞遷亦以撫按考語爲準顧其獘非一途矣有考語實謬而以賄得美秩者有預知其刺而以賄吏書洗補移之他人者千態萬狀選臣執簿頭欲刺眼欲昏即欲一一而坐照之難矣臣愚謂宜明分爲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

下中下下在外撫按明以此註考語送部在內選臣明以此定陞除考語上上者陞上上餘俱以次而推中下者陞王府發憑下上下中下下者陞王府不以發憑此甄叙羣吏以簡馭煩之要道且足以杜請謁之私絕城社之奸不然難必其無漏網之弊屈抑之歎矣洗俵習夫課吏治全憑考語讀其語如見其人因其人以受之職斯有所憑籍臣讀典謨君臣咨諏之詞同寅稱謂之間曰可哉曰試可乃巳何兢兢致慎也臣讀弘正間考語猶不失先輩遺風課一布政

曰悶悶之政長者之度則以爲罷輭矣課有司曰志頗自勵守亦足觀今則以爲無當矣每一薦牘出抽黃對白駢四驪六薦者以非極揄揚不足結彼之銘感被薦者以非蒙重語不足爲巳之深知曰才與誠合光風霽月是周程諸賢復生矣察其人仕癸之行雄也曰守遵四知琴鶴相隨是趙忭楊震挺生矣察其人捆載歸鄉里也曰才堪八面北門鎖鑰是孔明寇準傑出矣察其人一籌不能寸展也珪璋瑚璉如金如玉麒麟鳳凰如松如栢古人所以頌聖賢者今

以之譽凡夫矣以故薦剡未乾彈劾繼之夫人稱說
友先輩之前猶恐一語不實貽知人之羞非事長之
實　陛下尊如天威如雷霆詰實以責後效彼將何
辭以對諸臣之恬不知畏則諂佞風熾雖有賢者亦
爲其所移而不自覺耳　臣愚謂宜嚴敕撫按須循名
責實無得過褒將成弘正年間考語彙成一冊頒布
各省如舉業正式之類儻再如前虛謏定以不敬論
不然如蒙霧觀花人與言兩不相習無怪乎吏治偷
薄風俗不淳矣便陞轉　臣曾任南京兵部職方司主

專維時兩京兵部尚書郭應聘應聘功在兩廣言其竒勳功高不容口臣問之則半生閱歷在兩廣以故熟其地方險易賊盜生沒民情凉燠故得措之行事臣因嘆方面不可數更易也今合無兩司知府於地方夙有聲稱其百姓欲借寇而不可得者陞轉擢一以本省爲主兩院欲咨詢地方事宜得其要窾而不迷謬利一本官在地方所有施爲若輕車熟路利二省驛遞往來之費利三此陞轉本省之當議也臣有說焉庚辰辛巳年間方面大使上無重寄之望下無

引決之謀多攻擊去說者謂攻擊其異已者然多矣議者謂失之刻十餘年來攻擊疏阻引決意微積俸忌久去之不能用之不可不得已陞且濫且驟雖他自有冒濫京堂之疏然不過二三人索責漏網者多矣臣竊謂失之大泛合無布政廉使等官許其考滿俱具乞休疏如生平履歷端方才華卓犖疏議留陞擢或生平無愧年華侵盛者量加空銜其餘俱准致仕中間如去留不當言官論救則退之以禮皇路少見廓清無賢愚並滯之患矣議久任久任之法自嘉

靖戊辰後始宜乎宗內家給人足而蕭條悽楚大異疇昔則久任之法未盡議也臣請得熟數之夫循良之吏久與地相習譬鳳鳴高罔有耳者聞之皆喜鷙悍之吏久與地相戾譬鴟囂於室主人恨不得早逐之爲愈也凡欲用人之力在得人之心使之欣然趨事鼓舞不倦然後惟其所欲爲而罔有倦心今之久任在未能使天下吏以久任爲榮而以不久任爲辱耳臣愚謂久任以四年爲准其更遷以五年爲准賢者久任使之志意得展以待行取中平者陞去不然

肅者無上進之望計日月而竊祿奸者多憑依之謀依城社而肆螯是故久任可以藏奸可以庇不能賢者聞之解體能者因之隳志不幾襍鴟鴞鳳凰同室乎重京考考察所以黜幽懲枉慮稂莠不除嘉穀不茂若以嘉穀當稂莠則膏腴盡成磽薄臣丙戌冬曾與大計總之以兩京各省撫按之糾覈稍劑量其間足矣惟是兩京考察議論紛紜毀譽雜出雖孔聖復生恥爲鄉愿之行難必其滿於人之口矣嘗葦者非有洞世高見千古定力鮮不爲所眩臣查先朝以陸

容之賢能爲人甘心至今載之埜史以爲寃抑遏者
一錮顔鯨再錮胡桂芳萬廷言三錮管志道譚者皆
爲諸臣寃臣竊以爲奪一時浮榮與萬世清議諸臣
得摶心弃精不朽之業睞之浮榮猶一[illegible]也是所奪
諸臣險所與諸臣者何所不樂顧近爲國體傷遠爲
國史玷以黜幽宏典開報復私竇正人君子心竊憂
老臣愚謂京察年分不必分单咨訪許部院各寺糾
聚各屬以備考察如撫按糾方面例翰林屬之掌院
六科屬之掌院輪流倘糾聚不當他日公論既明董

則削職輕則不與韲祭夫彼既已宦成猶不為國惜
才使好修之夫屈首蓬藋足以干天和召戾氣即重
懲不為過也法嚴則人思肅彼雖求一時之諸衆口
不能不憚他日之拂公論矣且與其陰開冊送部院
不若明上疏君父之前使疏而果當其罪是與衆共
棄之也光明正大之典願力行之褒名德古先聖哲
於幽潛沉修之士雖在異世猶贈其官錄其後者凡
以輔翼風化匡扶世道關係非眇淺也臣不暇遠舉
陛下近日從祀二賢海內爭彈冠相慶以為熙朝盛

事顧有童孺知其名而未得謚或既謚而贈官未孚載理學名臣錄而未得贈一官　臣得諸三人焉原任大學士解縉天挺人豪國士無雙韻宇流布海內丹衷簡在列聖開元臣至不得受易名之典闡幽謂何原任左春坊左贊善贈光祿寺少卿羅洪先少年巍科終身退處澹泊爲百年楷範况修樹來學章程所賴非其所處尊賢謂何原任庶吉士降石城吏目鄒智氷霜勵志侮羣奸而不辭慷慨持身喪嶺表而不悔一代名臣仍其以吏目稱褒忠謂何　臣愚謂解縉

宜賜美謚羅洪先宜贈吏部堂上官鄒智宜贈館職
此清朝鉅典而有待於今日者也臣於今又得三人
焉原任左春坊左中允張元忭臣雖未面心實嚮往
不欲以一甲第自居矯然以古人自期歷官居鄉行誼
修潔允矣諸儒之章程也齎志以沒識者恨之臣愚
謂宜贈謚以為不愧科名者者勸原任尚寶司少卿兼
監察御史徐貞明政存口碑風高鎖闥欲為國家奠
粒食之原櫛風沐雨劘宿埜處苦身勞力焦脣乾肺
功業成竟齎恨以沒所謂以死勤事者非耶臣愚謂

宜贈官以爲許身國家者勸原任尚寶司少卿孟秋容貌爵位不能動人慄慄眞修臣每屈服生孔孟之時必爲原憲之儔其在今日亦恢恢乎得斯道之大端矣臣愚謂宜贈官以爲安貧樂道者勸內徐貞明人或以功未垂成爲言臣請比近例可乎原任工部郎中羅用敬淮上之功與貞明巡行阡陌勞逸不同人品才諝當亦有別用敬以郎署得贈太僕寺少卿貞明原係京堂不得蒙一命之榮將來志士寒心勞臣解體非鼓舞豪傑之要也褒贈係驗封司職掌在

官言官匪敢哆譚慎撫臣國初無撫臣之設後以大
臣出理責事留鎮一方撫臣因而相仍所需塡撫方
夏飾邊疆儌挈戴豈不至隆重哉顧仁者惠綏黎氓
知者洗剔弊竇能者肅敘憲紀雖各擅所長均不失
爲良臣乃不然者到任不問生民利病內惟媚津要
爲事書郵餽遺絡繹不絕外充惟囊橐爲計查盤批
詞肆道而出藩臬不問其職舉否某有氣力不可撼
捏陰爲諛詞結之郡邑不問其人賢否某係進士已
經數薦多結納之有美無刺有舉無劾問有劾者不

過曾經考察通判科貢出身陞王官數人而已又暴者裝飾軍功庸者引領陞除　陛下設官之意固爾耶臣愚謂一省擇百郡邑之長百郡邑之長賢聞風知畏攬轡膽落狐鼠自潛消矣夫官至巡撫其歷官多年或自科道出者建白可稽也或自侍署藩臬出者履歷可驗也果獨立朝端一無所倚乎亦狗盜之流乎果循循雅飾歷有成績乎亦庸庸竊祿無異善狀乎不知其人則爲不明知其人而用之則爲不公無一可者也臣愚謂自今以往宜令諸大臣各保薦

一二人時亂則先揮霍時平則右介靜積衰之後則
首精明整理之餘宜𣴑渾厚無槩以生事者當之倘
有不當請坐舉者之罪昔國初有保舉守令不當者
皆得反坐故當時治化隆茂里忘愁歎之聲今獨不
可行之任撫臣者乎此奠安　宗社之要務也惟
陛下留意　臣竊有慨焉繁纓小物也孔子惜之惟名
與器不可假人故也爵祿者國家之名器也習尚相
沿積弊難挽親當事親者進故當事故者進親故之
親故又進非親非故卑身取憐昏夜乞哀者進一二人

當庖百炊柔指一夫開徑千夫爭趨所以然者下焉豬蹄止焉者情賄者十業一二情者十而八矣或門生或故吏或桑梓或姻婭或年家或世講或舊遊或函交或舊治幾輩日感恩銘心吾之前不知私門念重公家情輕良心惘惘夜半必簿其非端士矣曰奴顏婢膝吾之前不知私門念重公家情輕輩口輒足滑軸移機轉雲消雨散又顧而之他矣人爲情死法爲情虧國家名器爲情褻試看二三十年前列大官愽顯位歸而語鄉里對妻子曰誰之力乎懼人之扼

其短反從而怨詈之叛背之矣又回看二三十年後
扶世道維名教果以名位爲軒輊乎果此卑瑣之流
乎嗟當局者迷不覺其自非洞千古之腑堅冰霜之
腸者未易破此坑穽握進退之柄者臣言可以深長
思矣臣之言稍可以回狂瀾終身犯衆怒羣猜禍心
泉石所樂爲也搜遺逸人臣孰不欲析圭儋爵榮祖
考光來裔顧汲汲有詐而逃焉者止焉者潛心性命
之精次則殫精緗素從業又次則與時齟齬全身遠
害勢之以逸稱逃彼其巉巖而廬攖石而瞋豈非甘

采苓之適遠贈繳之危哉顧風俗不美莫甚奔競欲息奔競之途在奬恬愉之士今恬愉之士臣不能悉記一二舉之則有市恩之疑臣愚謂宜詳查明有請告過期不出年齡青茂者促之起從有壯年乞休矢志溝壑有曾經言事削職爲民者量爲酌用使天下曉然知朝廷之上意在憐才而無有一毫成心其間此應朝之盛世也臣請畢其說爵祿富貴天之所不靳聰明才智天之所不輕畀蓋百人中而得一爲用才者宜體上天生才之意國家得才之難之故矣臣

讀詩至白駒之章未嘗不嘆當時之輕於棄才讀摽梅之章又未嘗不嘆用才者貴及時也　聖朝彌天罝羅休休乎如天之無所不容無令空谷有白駒之嘆庶士有求我之嗟臣　願拭目審邊臣邊臣者下而邊道上而巡撫是已苟得眞材鎖鑰攸托徒冒虛聲邊釁彌崇臣　嘗察今之邊道矣引疆超乘鷹鸇電擊者固有亦有庸懦逡巡未覩韜鈐外惟奉巡撫顧指惟其東西不敢違越因惟媚津要與援四時起居如奉祖考虜至閉關括金錢縱所欲而去虜退閉關上

功狀邀上賞不數年巡撫矣又嘗察今之巡撫矣無異前邊道所爲稍揮霍者飾以文墨哆以宏議間有徼捷張煌功伐以覬殊旌不數年總督矣宮保矣家贏金錢世襲緹綺後邊事大壞而不可支彼且付之罔聞矣然此輩非秘謀常不得而至焉　臣愚謂當審其閥閱其陞邊道以曾任兵科或職方邊郎或曾任邊郡縣熟知夷情者陞巡撫非歷邊疆久功伐高不得遽陞不然是塞上爲終南抱擁腫之軀掀青黃之背者乃絹金玉之梯楷此輩何利何害而列十三省

方面多祿祿以去諸臣亦有不幸哉慍遠臣兩廣雲
貴吏茲土者恐謂之遠兩廣滇南文物埒中土俸餼
稍厚以故人多樂居之惟是貴州僻在亥步窮處黃
茅嵐氣猿猱爲伍士人聞命有投牒不往者有既赴
鬱死者臣請備言其艱辛之狀臣往見都勾一驛丞
南京人也懸鶉百結乞食道死又見麻哈等州衛齋
荒蕪舉目悽凉而獨山知州吳譽聞者文學使自名
家夜篝燈同妻子守孤卽皆合宪被論去視諸臣餘
可知矣臣每撫髀太息曰以聖天子明見萬里外認

使諸臣困至此極耶勞逸不均北門大夫不免以之興嘆今之情豈異古耶臣愚謂司銓者宜劑量其間除方面知府知州知縣外如各衛經歷吏目等官或陞或選宜以四川湖廣雲南三省人當之蓋三省風氣接壤視他省稍習如或居官稱職其陞遷賒他省量速一年庶幾雨露無不被之澤遠臣無向隅之泣報禮有不重者乎之信也臣又惟官有大小圓首方趾秉靈含知與大臣無異在爲大臣者體恤之否耶臣在部每見倉官來考滿者列東西廊幾數百人有

龍鍾不能寸步者有魁梧衣不能掩形者有面無人色者千態萬狀觸目寒心中閒欲微微祿養妻子者固有因生平奔走風塵欲博一秩以榮鄉里者未必無也 臣 因退而思曰人主官人猶人之植物植之高岡則高岡植之汙澤則汙澤物之性寧有高下哉且今之負國病民者不在冗散之吏冗散之吏稍有微瑕得操三尺議其後矣是不可稍爲之寬乎 臣 愚謂倉官陞遷一以本省爲主考滿固不容廢然既經院道查核領文赴部不知可止否倘可停止聽其考語

優者推陞餘因其年力量加名色致仕去亦洫小臣之一端也又臣見巡檢將考滿時皆無功狀多方搜索以圖優擢臣愚謂巡檢有功固當優擢即無而年力才華考語俱優者聞擢一二以為生事者戒一以為安靜者勸秤頭之苦今秤頭之弊三令五申節奉明旨不可息者易故哉則有司之過可原焉昔操吏治之權在兩院今操吏治之權半兩院半在內外讎忌之口得而簧鼓之矣有甘心恬約無所攀援人稱其賢乎昔評賢否在小民今評賢否在士夫

在過客士夫過客不皆賢者往往以情識為毀譽以故有司竭意傾承折廉下程分若固有且博一二稱而邑果盡入囊橐乎堯舜並今之時不能必不善者不惡時當行取訪單稱賢較若畫一而後得取實有考滿朝覲而不遊京貴乎既不以多途雖賢者不得不竭力多途應之臣故曰可原也且都政司法馬輕重不等又止二十付小民有未識法馬何狀者又會經庫書庫吏糧里科役廣置胥腴新進書並為其所愚臣再曰可原也今欲息小民秤頭之苦請寬病察之門

兩院評賢否不必以過客一夫為的據吏部定行取
不必以詢謀僉同為去留一以兩院為主參以吏科
河南道議論於不必遍與如行取不當是吏部聽兩
院兩院之不職也該科糾舉兩院何辭或曰行取不
必六科十三道詢謀以失其權不知外而薦舉臺臣
之責內而科舉省臣之責權未始假借也其法焉仍
乞勅下戶部示布政司每縣須發十付令小民得知
趨向兩院果吏治以此為操守第一義庶幾小民稍
得息肩不然如蠶食桑不盡不止虛糧之苦小民死

徒他鄉糧獨攀號無從莫此爲甚　臣竊伏巖谷再三
籌度有司爲小民息肩而小民未必得所豪家反受
其益何者豪家勢多出有司上有司懼撓成議不但
不盡丈其田且以餘糧送入其戶　臣嘗有言丈田之
法縮此伸彼利東害西未覩其全利也夫身之病必
有所由起糧之虛必有所由來惟察其所由來而民
負可甦矣蓋民之糧有急於燃眉纔捄恤役則有減
都額以售者矣有司受其詞察其故責令富戶收回
此一策也有水推沙塞借爲膏腴參成蒿萊者矣夫

此塞則彼通此荒則彼開有察其開墾令起新科來
足以抵水堆沙塞之數此又一策也嗟乎非實有家
天下子萬姓之心不能悉心任其責在嚴勑兩院大
吏留意耶惟司國計者長議由票者之苦由票者戶
部所須徵輸則倒是已民何以稱苦也其例本一近
省郡則與各郡異附郡縣則與各縣異至縣則又聽
糧房私爲加增始而圭撮害及尋丈始而一人害及
萬姓縣官有不而察其奸者非此無以補虛究其極
虛未補半入吏胥之手矣往聞有欲爲一郡造福者

聞則例至皆斂金以求散之他邑是知者何幸愚者何不幸乎又臣往接戶部尚書耿定向語臣月渠撫閩時由粟得副使鄭汝璧而一省造福渠嘆服不置令非無散粟於下者能必委巷皆聞知乎非無徼核於上者乎能必其不私加增乎其所加編者能必其不入己乎臣愚謂宜勅令糧儲道務實心任事嚴相覺察勿令窮鄉下邑有偏重之弊加額之苦如有前弊坐以不職之罪積荒之苦臣切讀孟軻氏曰民有饑色野有餓莩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以爲

此或危詞動時君之聽乃今數載孟軻氏語猶不能
衛其詳耳野廟荒齊柳岸長隄一日報死數十人者
賴　陛下德意有司奉行蒸蒸良厚卒不足以回天
意者何哉則積荒之漸也臣　省今年兩月不雨民稍
有旱獲無秋收矣長遭窮苦一二懇　陛下發內帑
以濟內帑有限一一緩常賦以濟常賦不可闕一二
勸借富民富民皮肉且盡此三者不可常恃臣　聞古
無常豐之歲有常豐之政何者積之豫也臣　再三審
思除各縣各鄉多建社倉雖有管葛不能濟矣今各

郡縣止一二倉有司每以積穀爲苦者何哉罰贖不得入已動稱不便爲之下者以倉屬上司日查月核時問罪贖爲之下者亦稱不便今欲建無窮之計臣愚謂宜勑下戶部行各省從長計議如一縣幾鄉一鄉或一倉或鄉閭建二倉或一倉積穀若干兩院近行節省所留罰贖或助爲買穀張本或冠帶尚義者或生員監生吏典富民欲追榮祖父者或聽納穀若干從長計議每年如何而聚如何而散或年不甚荒不必發散或每年出陳易新兩院視郡邑如父之顧

于郡邑視各鄉如子之殖家不三年且有成矣天下無不可爲之事顧在人眞心何如昔人云救荒無奇策臣云救荒在有眞若有眞心何事不可爲不然民有衣寳玉而死者矣科場之苦　陛下痛往年科場之獘特差翰林科部一旦釐而新之德意甚善顧可以新一時耳目而不可以定垂裕之宏謨何者今天下民力竭矣民財盡矣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不擾一分民受一分之惠　陛下遣近侍諸臣分道四出驛遞支應有司承奉經過各處不知其幾本省之費

又不貲矣此皆民之膏脂　陛下所未盡悉也若以
其弊當革當時止一二奸猾餘俱廩廩可查若以臺
臣難托地方彈壓更有大於此者　陛下且付之矣
昔巡過止數科臣耳　陛下亦以惜費省事為言今
一年且三千餘人矣臣以為宜併臺臣便省無窮極
更復何辭諸臣揪揪瀆[illegible]之時名懷以人事君之
懿念惟以臣言為無當　書請折之曰人貴自樹耳一
切桃李皆塵埃盡自過而不留　豈親親塵垢身冒
不韙門生稚恐丐其身而反譽之者又有忘其姓名

者此非所稱問生哉臣可以爲私爲相顧於美穠桃夭李何在也積疫之苦令之人皆荒不知救疫疫者荒之因也民饑餓中虛爆相蒸始三人終千百人始一隅卒窮鄉極遍西江會城數月八千有餘藁葬餘有生者可知已人臣邑月其城門外出五百人他邑又有知臣臣以爲此西江則然及舟經南直隸等處強村邑室悉成莽蒼甚至父子不相顧兄弟不相往來嗟嗟天何使民至此極哉臣郡邑賴各官竭力亦曾施藥稍緩須臾不然城廓不幾丘墟乎臣因悟曩歲之

死者皆枉也故先臣有言惟疫與大兵修短不可言命雖然握手留元元恐命者在　陛下　陛下往聞畿內小民疫疾流行施藥以濟小民焚香籲天共祝聖壽今此海內之民均　陛下赤子也夫捐帑藏濟民所施有限臣愚謂宜勅各處撫按每縣於歲編內編派濟疫銀一款一縣或三百兩或四百兩每石糧不過毫末耳如疫疾流行召醫在各處施藥年年如是活一人得一人活無一方得一方不然與饑民均死耳至各處名醫亦宜搜訪起送赴部聽用如有便民

濟疫全書亦顯廣布民間以傳聖惠以度羣生此非臣之迂譚也宋有惠民局我祖宗有醫學科今特一振舉之耳清軍之苦今國家軍伍空虛勾单時發卒無裨戎伍者何哉一单至邑清軍聽胥為奇貨票發各里後不得賄不止及司事者陰藏原籍故裝陷無爲有虛爲實逐都逐圖名目挨無無不厭其欲不止一軍起解各里申斂金錢作長短費本軍至衛掌印以下鎮撫以上不罄所携不止既着伍復得錢從之歸何者遊民頂役坐食月糧則清勾無裨軍政有

損小民明矣臣聞謀國者云欲實軍伍莫若隨地招補揭補一名明書原軍名下則與豁除老軍之數照詳知會欲除里甲豪勾之苦在十年一刋定軍冊如戶部十年造黃冊例府縣司部各存一冊倘有清勾稽無虛實照冊施行雖有黠猾不能爲民害矣惟陛下垂聽又貴州雲南二省原無驛夫以軍民爲夫道理長遠山勢險峻每夫一名幇貼數名始得成役晝不得力耕夜不得安枕月支米不過數斗亦良椽矣國初屯戍額五千名今清平衛不過二三百人昔

何以充令何以耗此其故不難知已臣愚謂宜勅該
部乘此清時一洗民間清勾之夙弊至雲貴以軍代
夫令無行彼處撫按乘此清閒悉心議處以杜後患
每月量加月米以恤其苦此柔遠能邇之長策也不
然他日有不可知者矣驛遞之苦諸臣條驛遞事宜
甚具顧臣有遺論焉夫壞驛遞者不始外官而始京
官不始他衙門而始要路諸臣　陛下縱欲查考不
過將別衙門一二應數而已餘未之能革也然其情
可原外俸有盈餘京官俸甚薄往返百餘金始得而

京官能辦乎詞林科道諸臣需之耳筆秉憲而使之
蒙塵道左事體果肅乎以是知驛遞不難革弊而難
處置得宜夫處置得宜在通臣工之情耳臣工之情
與人不甚相遠往兵部覆疏內方面京官有司差人
護送量給薪米是臣洞燭臣工之情矣臣往聞兵部
尚書譚綸建議云驛遞難處有三其一兩司其二六
部大理寺屬官兩司多有勑書六部間有差遣例得
應付惟兩司部寺諸臣或無勑書差遣如丁憂養病
陞任之屬宜恤其情今無丁憂則於所領路引上陞

任在家在京則於所給劄付支憑上給以夫馬小票餘遺牌者坐以重譴則冒濫之風自息矣且與其陰與之重驛遞之蠹不若明與之清假借之弊相傳以爲續達名言或冒如是與馳驛奚異不知馳驛奉有特旨廩給夫馬數倍常額若以應付爲馳驛廣西雲貴小吏應付之任亦可比馳驛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正其時不然既月易歲更其弊猶不可忍言矣

敬陳八事以挽獘政疏

項應祥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三十一年

臣蒙特恩起田間犬馬私心即捐糜無能補報止因多病濡滯道途者數月頗有所見聞比入都又再毀朔耳目覩記較之往昔更覺不同朴忠愚悃永夜不能成寐欲為 皇上陳之亟矣除採摧一事縱橫暴虐剝膚吸髓累經多官苦諫屢奉 明旨自有停止之日臣鵠立以俟未敢瀆外所有急切時政勢極重不可亟反者名曰八極謹循職掌開列上聞昔唐

魏徵有十漸疏世稱其忠矣夫曰漸者事未形而幾先兆徵預識而預圖之此徵之所以爲忠亦徵之所以爲智也今 臣見遲矣勢已極矣言已晩矣且學疎才劣不能繪章鏤句備寫情態但據事直陳皆鄙稗粗俗最簡明而易通曉者望 皇上淸宴之暇亟賜省覽勅下諸臣共圖振刷庶頹波猶可挽而治平猶可圖也其他官評吏弊種種難以縷悉者容 臣次第舉之 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計開

一 內外員缺之極

祖宗設官上自九卿以下及方面各有分職職有分

事缺一官則曠一職缺一職則廢一事勢也今兩京部院大臣缺至二十餘員各省直監司道府等官缺至九十餘員數不爲不多時不爲不久矣該部屢推未蒙允發不審何故夫府官缺則佐貳代庖宵多權宜劫賊之說司道缺則隣署越俎未免秦楚肥瘠之[illegible]其京在外部院大臣缺則獨理者苦無左右謀斷之貧兼攝者每有顧此失彼之患其病在內內外交病者政務廢閣至於巡撫一方司命關係尤重乃河南一缺經年不補近且屬之按臣帶管雖曰一時權

宜其寔大乖政體蓋撫臣有軍旅之寄按臣無地方之責如舊冬頻蔡閒草冠生發幸卽驅除萬一失事罪將誰歸此臣謂缺官不可不亟補蓋以此也伏乞

聖裁二職官壅滯之極國家用人以資以俸以望資俸深而望著者優擢其次序遷下焉者則劣處之此礪世磨鈍之微權也自行取途迥在外推官知縣有積俸八九年不遷者而外署壅矣自推陞疏留在內

御史郎官有積俸十餘年不遷者而內署壅矣外壅不入則後進者益無可選之缺內壅不出則外任者

益無從入之路日積月累彌久彌塞簡僻猶可衝極
者何堪煩任猶可冷局者何堪況積久成羶勢多掣
肘事生意外變常不測欲進不能欲退不可其苦難
以盡言即諸臣雅自砥礪不敢灰心然賢者常苦積
薪不賢者久多變節欲吏治不日壞必不可得之數
矣此臣謂壅滯不可不亟疏畫以此也伏乞　聖裁
三鬻爵濫觴之極夫賣官非古之制軍國重事帑藏
匱乏不得已偶一爲之蓋權宜之術實秕政也近年
以來執爲良法今日此部開一例方廉其值明日彼

部開一例更損其價巧立名色多方招來使其納也又納加而又加甚至提舉夫夫亦得以錢貲爲彼素封之家探囊而市猶慮其取償於官也況赤身棍徒曾無儋石之儲東挪西借不二三年輒慱一官居然加之百姓之上似此等輩豈有寸腸片臆在民瘼哉
臣每見新官未任而京債主人先已蜂聚其邑官至之日攘臂出入莫敢誰何不可不曲處以償之彼豈能神輸而鬼運哉不過多方局設以巧取於民隶者猶醵飲箕斂以陰吮其血剛者則羅鉗箠楚以強拕

其吮小民皮骨於是乎空矣夫國家開例之始入憿用蒼束手無策不得不爲是委曲生財之計其心良亦苦矣不知醞禍流毒一至於此彼閭閻間典妻鬻子籲天蹐地有耳所不忍聞雖污吏之肉可食也豈非開例爲之作俑哉且例多則壅有坐守窮年不得一職者狀如餓虎欵多則壅有作奸侮文不可究詰者勢同魍魎其害種種可勝窮乎此臣謂鬻爵不可不亟罷蓋以此也伏乞聖裁四逐臣禁錮之極臣聞伏節死義之士常於犯顏敢諫中得之故賢聖之

主於用人納諫毎汲汲焉以其所關宗社者大也若
皇上今日於建白諸臣何如哉一言不合則逐一逐
則去不返臣查萬曆丙戌以來十八年間被斥諸臣
不下百四五十員雖其才品種種不同然愛惜正直
者多希聲附和者少事因詿誤者衆孽由自作者寡
藉令隨其短長各盡其用梁棟榱桷無非大厦之利
是在皇上一鼓舞器使間耳奈何一出承明永無
還期或幽滯於下僚或沉淪乎畝壟壯者淹淹蹉跎
以迄於老老者鬱鬱無聊以殞於死使祖宗二百

年來尊賢敬士之典徒為今日草土陵轢之資況遇
大事動稱之才曾不念及此輩不知此諸臣者忠肝
義膽何負於國必欲摧之至此極也士人氣節全在
培養養之百年不足摧之一旦有餘邇來士大夫依
違婀阿不肯直言利害首鼠觀望不肯眞心任事皆
以斥逐禁錮諸臣為前鑒不得不化純鋼為繞指耳
是豈國家之福哉此臣謂逐臣不可不亟錄蓋以此
也伏乞 聖裁五士風畀陋之極臣謂士大夫置身
青雲擔爵食祿叨受國恩渥矣君恒須以聖賢事業

究心羣聚須以仁義道德砥礪以此成風其俗斯美其建立必光明正大有裨於時國家緩急所倚賴者必若人也若近來士風可嘆已燕居講究罕聞名節對客聚談無非勢利不曰循資當擢則曰歷俸宜遷不曰彼門可托則曰此戶可依小者競趨褰裳裹足甘涉洪流波蕩之津大者持祿笑罵從人不識急流勇退之義甚且乞哀暮夜驕人白日變幻閃爍不可方物士習至此蓋不知協恭和衷爲何事禮義廉恥爲何物矣尚安望其遇事同心體國臨難奮不顧身

爲朝廷出死力哉無他蓋由 皇上興賢育才未盡
其術量能授職未當其官臨機剛斷未致其決所以
養成頑鈍罔惜廉隅恬不爲怪是豈明盛之世所宜
有哉此臣謂士習不可不亟端蓋以此也伏乞 聖
裁六國計空虛之極夫有一歲之入自足以供一歲
之用國初 高皇帝當草昧軍興之際供億浩煩極
矣乃蠲租賜賦之令無歲無之列祖相承陳紅貫朽
迄嘉隆間太倉積銀尚二千餘萬而太僕馬價不與
焉自 皇上御寶三十年來東征西勦雖非無事之

時然視　太祖肇基之初相去何如固宜閭有餘要帑有餘錢矣乃今度支紛紛告匱九邊額餉動以百十餘萬太僕老庫借支殆盡至河工一費且遠括南太僕矣似此悠悠何所底止夫財不開其源則不生不節其流則不止　皇上初年克儉克勤清靜無爲近來心志侈廣妄費百出珠寶一節動費千萬而左右內外乘機冐破者亦復不少尾閭之洩莫甚於此時矣至生財之策無過於採榷鬻官兩事今採榷則入而不出矣鬻官則濫而難再矣舍此之外又安能

從天降從地出耶況國家無事之日常少有事之日
常多萬一變出意外禍起倉卒有如正統己巳嘉靖
庚戌故事彼時將何爲計切恐桑孔復生不能爲之
策良平再出不能爲之籌矣此臣謂國計不可不亟
講蓋以此也伏乞 聖裁七囹圄淹禁之極臣聞太
平之世狴犴生草肺石無寃何者其法公其政平也
皇上御宇三十餘年聰明遠燭闓澤遐被非不甚盛
矣惟是刑罰一節頗有失平爲 聖德之累者御使
曹學程一言東事幽囚蠶室悠悠十年知縣沈聽之

註誤宗藩曾無大過亦淹淹數載薄海內外無不爲之稱屈其最可矜憫者犯官馮應京何棟如華鈺陳其蘊蔡如川等淹淹詔獄見目無期尤屬寃濫切念諸臣爲朝廷守官爲地方守法一腔心血天日可表一旦入細人之言械繫敲撲苦辱百般亦云甚矣旣不釋其纍因以解其網又不付之法曹以薄其罰當此炎蒸暑熱之時不勝湯火如雞之囑不審諸臣作何罪孽犯何法條乃觸　聖怒至此無論淫刑非辟刺乖政體即此覆盆沉鬱仰干天和所關非細故矣臣

來薄蝕非時震儆疊見災沴異常安知非此厲氣寃
號之所致哉此臣 謂囹圄不可不亟清蓋以此也伏
乞 聖裁入土木繁興之極臣 聞露臺惜費古今侈
爲美談離宮別館築怨築愁徒爲後人所姍笑焉人
主好尚不可不慎也 皇上之御宇初年好學勤政
不作無益不眥宴遊可爲子孫萬世法矣近自乙未
祝融之後工役漸繁 聖心漸靡淸寧兩宮乃 尤
重興居之所固當建不待言矣如乾德閣紫光閣景德
閣萬福閣壽皇殿萬法殿永壽殿四配殿崇德殿等

處陸續傳造者源源未屬厭焉是獨不可以已乎大
高玄殿乃　聖祖恭默之地續修猶可說矣他如昭
和殿清虛殿顯陽殿擁翠亭浮玉亭飛香亭金海亭
小南城船塢等處隨亦帶造者糜費且十百焉獨不
可以已乎夫採金榷稅之使肩摩轂擊徒以兩宮三
殿罔天下耳兩宮雖成三殿曾未權輿此最今日之
急務也　皇上少不留意乃朝夕馳騖惟高臺曲池
絢金蘭影以娛徬徨之為快無論尾閭不塞漏卮難
繼將有無窮之憂耶此輕重緩急之間施爲亦大舛

錯矣況傷財勞民務雖一也積怨必深晏安鴆毒罔恤下民隱憂不測 皇上亟念及此當必有怏然惕然不待臣言之畢者矣此臣謂出未深不可不亟罷畫刻此也伏乞 聖裁

敬陳新政要機以仰贊廟謨疏

吳達可 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三年

臣惟天下之治起於人主之一心而納誨輔德胥于相臣是賴相臣事業不在明爭顯諫而在默奪潛移不在粉飾誇張而在積誠感格蓋旋轉於密勿者其功大而昭著於辭說者其力微也若政已蠹壞時當改革新之尤有要機焉不務其要審其機而徒以陰陽反覆之見托名於調停委曲之方究且朝綱弛國事危宗社生靈必無幸矣邇者討典疏上論議紛興

都院大臣及臺省諸臣先後疏詞纚纚幾萬言海內之有公評他日自有青史臣以在事之身不敢昌言露吻以拾人餘唾科臣錢夢皐鍾兆斗腊刺明譏疑臺臣臣以憤嫉之口黑白倒置自其常態亦不敢闔忿侈爭以傷國大體今計局報竣總憲去國臺臣可以明目張膽無復顧忌之嫌矣伏讀　聖諭惓惓予維新政幾商確庶政是　皇上明知時政之已壞欲舉而更新之也　皇上又不忍善政之歸已必欲元輔出而共圖之也今元輔沈一貫奉旨入閣疏揭幾

上中外臣工拭目新政候日且久未見舉行臣職司
言責而無效糾繩之義乎夫欲政之新必求新政之
要而亟圖之欲得新政之要必求弊政之原而亟反
之古昔盛時明君碩輔一德一心交相儆戒大臣以
身任天下之重事關社稷安危卽鞠躬盡瘁捐軀報
國未聞專以推委塞責者輔臣勛勳左右平章政事
精神志意融液流通未聞以形骸爾我之間隔藩籬
分畛域者其延攬英俊開誠布公必進天下忠貞直
諒之士剴切身心講求治道以恢弘相業未聞狎昵

憸人私相比附假借才之名為樹黨之地者凡此皆
獘政之原新政之要也元輔今日事上試以古大臣
啓沃君德同寅協恭親賢遠佞之三者返觀內省滌
慮澄源先自新其心以孚　皇上之心由感孚君心
以聯屬天下之心各衙門所上新政規條救災拯溺
種種具在亟偕二三輔弼同心商確一一請行着實
修舉務使所用皆正人所行皆正事至於庶政和萬
國理猶且歸美於君曰此　聖天子勵精圖治之效
老臣何功之有豈非改過遷善不矜不伐之休風哉

乃若逡巡苟簡條出條入君心未孚新政不舉開言
招議僅僅以疏揭了事非歸過 君父以潔一己之
身名即托辭展墓以飾衆人之耳目至謂忠所同孝
所獨不思 皇上所以待元輔者何其獨厚而元輔
所以報 皇上者乃與衆同也匪獨負 皇上昭雪
之意抑亦辜 皇上分美之心矣且輔臣為天子股
肱往時閣揭非重務不進進則未有不允行者今閣
臣苦於進揭遂煩老苦於聽揭之難臣以為揭有公
私公揭進無厭其煩秖緣揭投私於老易致茲衆口

之紛呶耳公揭聽無憚其難秖緣揭留私人之誤致
兹聖心之疑惑耳此輔臣既往之愆亟宜洗濯以
佐新猷　皇上維新之政尤宜審擇以清治理者也
昔宋臣程顥爲監察御史裏行謂使臣拾遺補闕裨
賛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
臣讀其言而佩服之今備員臺列綱目警束固不敢
以彈射先人亦不敢以清崇自許聊陳末議以賛廟
謨者如此伏乞　皇上垂神省覽即諭元輔以新政
要機而後責之賛襄佐理堂廉道揆銳志果行內外

覲從尊舒眉快覩是微臣一念獻納之忱也不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聖訓昭然叅宜自決何苦以百年有盡之軀冒萬世無窮之議哉臣為社稷謀尤為元輔計不避斧鉞干瀆宸嚴下情不任悚慄待命之至

目擊時艱憂危轉切董攄一得以效涓埃疏

馮奕垣 湖廣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二月

臣奉命巡按貴州卽日違遠闕下雖禁闥中補闕拾遺勢不可得惟是一念愚忠抑欝於心義不容已董以耳聞目見關係時艱最急最要者條爲二欵列爲五窮爲 皇上陳之何謂二欵一曰私濫夫吏部者非斥陟之權衡哉一切會推已奉 俞旨者不得輙易一切掛議經彈劾者不得調煩例也而何今之不盡然耶故卿貳九列尊官也往者唐文獻推補少宰

都下喧傳皆云得旨矣未幾攘臂而奪之何異白晝之攫金楚藩之變棄敕印而逃者竟得調荆南反爲優轉胡以破甑當全璧問之則曰黜陟自朝廷公典而公操耳不知已爲有力者負而走矣豈權門之爪爲能制吏部之操柄耶何私濫也是所當懲者其弊一也二曰趨媚營求夫兵部之所罰者因俘囚爲重兵部之所賞者惟世廕爲榮宋承恩楊晉之婿也李化龍擒獲獻俘矣承恩用銀一萬兩賄授要路欲開釋而無由乃密授意於大司寇進表官得其密指爲

之匍匐往救慷慨稱寃以窺覸為結納以涕泣為逢迎故進表未幾而山東方伯方伯未幾而秉中州節鉞借人家兄為巳為垣墻壁堅牢風用不怕何趨媚而無恥也倭奴犯順從軍者大抵斬良民以充虜首聞之遼東軍有謠倭子反將來和尚不出頭是殺和尚之首當倭奴之首彼沙門何罪甘以其首為人易世祿耶哉和尚有靈不將為厲鬼以誅殺己者耶非大計議黜正快人心今次會推仍伏濫厠非營求安得此也是所當懲者其與二也何謂五窮一曰鋪商

觀在外府州縣一魚米一工作皆令衙役將估自雇自買乃堂堂天朝悉以上供薪炭廚饌各衙紙張內庭匠作責之鋪商向猶有價可領今則罄產賠償而曾不得其分文之入加以內使之掯勒鋪墊之橫索漏卮不滿野火難供故一經報商即數十萬之資無不立破者即今都城內外卒遇僉報如登鬼錄闔門號哭一二巧猾投托貴勢寄名衙役僅保目前其他自經自頸蹈河赴井十家而九今土不支愈及南商南商又皆罷亦矣此而不已逃死殆盡夫昔者徙

富民以實京師今奈何使京師之民立盡而自空其國乎負空國以居卒有外難 陛下將誰與守也是窮而不得不豁者鋪商是也二曰稅使語有之死灰不滅必將復燃鏟草不除根必將復生 陛下悉稅歸有司可謂德意至厚然猶以解進之權假稅監者誠懼其事權去手將為百姓所魚肉故直犬馬愛之耳顧此輩皆生禍之人不喜靜喜擾不喜安喜危彼見權不在手未肯一日忘攘竊久在地方必且乘隙借釁誣陷有司鼓煽 陛下與復攬柄如賊璫梁

永之爲者令永一倡天下盡應陜一動天下盡搖蓋此輩當無權時從有司官支稅銀業巳多般指索勒火耗勒孝順正稅十賠稅五民命不堪政如湯火今復乘機搆扇引類招羣復燃復熾此而不剪不知閭閻之糜爛當何時巳也故窮而不得不撤者稅使是也三曰紀綱夫國家所以尊臨卑貴役賤使之俛首帖耳而不敢逞者恃區區紀綱耳今法紀陵夷大猾矯命臣閱邸報二三年間弟戕兄子訟父僕殺主武弁辱方面生員陵守令在在而是近襄陽又見告矣

夫道士幺麽豕流乃敢倚藉惡璫潑毆知府負嵎據
窟意匿待之未不動撫臣參之不動科臣劾之又不動
此而弗剪跳梁跋扈雄行哨聚劉千斤石和尚之亂
可爲殷鑒故窮而不得不振者紀綱是也四曰奸宄
夫丈夫窮蹙已極奸宄百出何𥚃逃入山谷憑林哨
藪數年以來逃入礦稅豐狐假虎威踐地方今奉
旨提散彼自度家爲敵人爲讎罝身無所又盡數逃
入京師或投中貴或投府衛招納死黨勾聚亡命憑
藉衣冠潛圖不軌故程守訓等趁惡未受顯戮王之

鵬累犯竊盜刺墨而纍纍若若儼然可刑此輩不除終遺虎患蓋彼當無事時猶剽落角距二夫作難斬木揭竿黃巢祿林之傑必此人也故窮而不得搜者奸宄是也五曰邊餉夫當今邊將冒濫極矣每將官一員畜家丁至五百名每名兼二人之餉詰其實曾有一人荷戈者乎歲領邊儲出關津者攘於稅監十缺八九故邊兵有脫巾之呼太倉無絲毫之積　皇上念邊圉困苦慨然割榷稅之半助邊豈不至仁然臣愚謂　陛下知其困猶未知其困之極也如知知其

困之極則所為全剝而全予之當不像臣言之畢而胡猶吝惜其半也臣又聞陝西礦監趙欽進京計箱損九十六擡毎擡用夫四五名押損叅隨何圖李逢吉等經過涿州兗沿騷擾凌逼驛官殺死驛夫數人夫殺人抵命國憲昭昭奈何置之不問且其損數甚多中豈無有撥之當不下十萬由賊欽推之賊永當不下二百萬由賊永推之天下當不下二千萬此國家十年餉也不撥則耗姤於奸棍之手耳彼剝民之膏脂自肥吾即其所剝之膏脂助邊此便計也故窮

而不得不濟者邊餉是也夫方今天下大壞題道在野累囚在獄處處瓦解人人鼎沸亂萌禍數郎貴鄒城之紙不能盡書惟是二者五者則害切目前災近剝膚蓋弊之不容一日不革而窮之不容一刻緩者伏望　皇上大加振刷一洗其弊謹摭其弊之一將清妬政之源為四海舒焚溺之慘天下幸甚　臣所論列弊實皆冒犯當塗議切權要勢必恨　臣必中　臣禍但觸邪之性化為姜桂苟益於國言出害隨實所甘心益當遠離不勝惶恐眷戀之至

總陳最要八事乞沛宏施以答中外仰望疏

袁懋謙 兵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四年三月

臣惟人主之心四海蒼生之所繫命所善端未着伸引之繇有如善端着矣則一念之動泉達火燃一政之行汪沛河決直至四海義安九圍式化而後已盖向日之事臣不敢言矣頃者元孫誕生 聖母徽號明詔再頒一改目轍而新觀聽宇內喁喁謂太平在眉睫矣然仁政已引其端仁恩未究其澤如大旱之後乍獲甘霖物方欣欣向榮而霡霂雖施滂沱未徧

則歲事未可知而三農之望猶未已也夫今日所最宜亟行者非簡大僚補庶官通章奏飭邊備罷礦稅惠京商蒐逸才釋寃獄數事哉之數者 皇上非不允行然既其名未既其實名曰簡大僚矣而九卿之缺員如故也其最急若冢宰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總憲關係正要者胡可一日緩也名曰補庶官矣而耳目之需人尤急也其行取若主事中行推官知縣出自歷者豈不足以充任使也名曰通章奏矣而上之銓部次之臺省或陞除而不報或條議而不行事竟

成否隔可不爲加意乎名曰飾邉備矣而內之樞筦
外之督撫或杜門而乞身或束裝以候代邉備急在
燃眉可不爲一决乎名曰罷礦稅矣而滇中已見亂
形採使猶復逞制令被禍者處處思逞釀亂者人人
自危則亦可止矣名曰惠京商矣而蠲恤之意雖殷
鋪墊之費轉盛令巧取者如蠅附羶最斂者如矢集
的則亦可以裁矣名曰蒐逸才矣而賜環之典未舉
也謂宜急加甄別其有言事得體與鄉評無疵者可
使終棄草澤耶名曰釋寃獄矣而解網之仁未之普

也謂仁愆更始其有東事波及與礦稅株連可使之困圄扉耶凡事數端皆中外所翹首跂足而望者而皇上若姑徐徐云爾徐徐未爲不可而明詔在人耳目使人疑信相參莫測　聖旨所嚮將翹命生觖望觖望生携二天下事臣又不知所終矣夫堯舜之聖一日可爲奚假夫歲月之久唐虞之治指掌便見可居一謙讓之心語曰需者事之蠱也斷而後行鬼神避之　皇上始斷而行之以需罷終於必行孰若一了百了舉平日德意所鬱積于中一朝盡發舒之爲

快也臣所陳八事諸臣各舉以上請者不啻詳矣而臣猶總例其事以與 皇上旦夕悉行恐遲一日則一端便孤天下之望而天下且執詔旨以議其後非國家全美之事也伏乞 聖明留意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時事日敝天聽藐高謹痛哭流血以瀝愚懇疏

王元翰 工科右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

伏惟國家有朝常惟英明之主能振之而亂政則多變體矣變而任其變雖變者亦習以爲常　祖宗有明法惟知恤之主能守之而流弊則漸蝕矣蝕而忘其蝕則蝕者終必至於盡天下至此雖十管子無能爲也我　皇上臨御垂四十年靜攝居半初猶處晦以觀明處靜以觀默察其機應物而作乃近年以來精神別繫厭玩士夫於國有不關也於國有不見

也致使君臣壅蔽上下猜疑小大涵慢於朝廷大機
大害所在相顧惟悠悠汎汎若不繫之舟任其所之
而之焉夫急則呼天誠可格王此雖諸臣苟且相師
之過乃　皇上之自爲社稷計則亦大左矣易曰天
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
其詞曰上下不交天下無邦無邦者雖有君臣廟社
而亡國之形已具矣故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
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頃見輔臣朱賡以
缺官要政揭至再三不蒙報可雖閣中近日密揭頻

碎不持重以操必得之術然　陛下固可概置而不
聞耶功意非眷注任使之意矣周書曰三公論道經
邦燮理陰陽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雖聖神在宥
未有舍公孤而能獨運於上者自三相去位曠焉未
舉會推未下　臣仰窺　聖意豈以曩吾之所以枚卜
敦請而來者皆犯天下之公議而不潔以去若是乎
人之不足任耶不知天生大有為之主必生名世之
佐從古開國守文令主皆不借才異代在選之得人
用之何如也未可以此便輕天下之耳屬辦閣三年

尚未睹天顏一面　皇上試思縱古有如此之君相
否乎使其憔悴奔走以隻身而佐萬幾不惟力不勝
恐目亦不足矣則亟簡二三輔臣商確大政同心濟
險今日之第一義也不然人失心膂無與運籌寀相
非人主之心膂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六卿憲長曹
分臚列總天下之政以歸之天子一官曠則一曹無
所秉成今六卿強半成空懸缺至數年而不補或以
一卿貳署篆兩曹扯拽支吾成何景象况此何時也
去大計羣吏之期不過數日而冢卿與總憲猶未點

用臣觀此局面將來必待事急時進脚亂手忙苟且那借一人以了此察事耳不知冢卿百官之統必得精明端亮粹然無議之賢總憲風紀之標必得崚嶒踔犖挺然不回之士當此進賢黜不肖之時苟漫然以借用不端之身臨於其上何以服天下之心塞羣吏之口乎至若各省直監司知府皆宜澤承流之人今一監司必手綰數符各知府多出佐貳此世間一變也夫專屬無人則責任無着利所在競爲攘臂害所在托言代庖是皇上各授人一官實與人以兼

官朝廷潤省官之美百姓遭被刼之慘於國計民生兩不利也人失股肱無與行持內外諸臣非人主之股肱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諸侯有諍臣五人則不失其國天子有諍臣七人則不失其天下故 祖宗設立科道兩途即古之諍臣也列聖相承非不備員足數蓋人各有只而後朝無伏奸今南北臺省寥寥若晨星斷鴈而被召而來鱗集闕下者積年累月曾不得沾一命以吐其奇以至解館分留閣中大事不宜無故而自亂常規 陛下豈以其中亦有科道故

爾遲遲乎夫旣召之又姑置之又必待其喪氣而後用之使士大夫得一官若登天失一官若喪命此衰世消磨英雄之餘烈　陛下何見而出此也是故御史雖代　天巡方不過風厲一時之官也若閉門枯坐仰屋興嘆重巡則故無此例候命則相代無人威令不行於強㢧之末舉劾漸更於盈篋之投故西粤自佴御史故後已經三年雖監試亦無人矣江北黄御史風裁凜凜閙拏碭山貪令閙官敢於玩而不肯問呈矣勢極人玩事久變生上下紀綱陵替殆盡此

又世間一大變異也臣所爲痛哭者此也廢棄諸臣淪落山谷蓋有年矣雖奉詔起用未見連茹彙征夫天於賢才生之甚難保之良厚故蔽賢爲不祥也姑無遠引本朝天順間尚有安車蒲輪辟徵咨治何忍使有用之才甘爲 聖明之棄若再數年不起竊恐少者壯壯者老老者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則亦大可惜也 皇上乘飛龍以御天使賢人君子不得相應相求在下位而無轉得勿動而有悔乎臣所爲痛哭者此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四夷爲我守也茲

者班白二酋背盟犯順蓐飽載而歸蓋原志在刼掠耳國不患外儆而患內虛故曰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今九邉糧餉缺至八十餘萬處處告急轉借無門內請勿應平居則凍餒切身必釀脫巾之變有事則怨恨入骨安有死綏之志幸賴國家無治人而有治法無治道而有世道無人謀而有天意我固不產英雄彼亦不生豪傑故二百年來安瀾靖氛小警輙藏大變不潰耳豈盡一人之威靈哉京師立十二大營言兵則十餘萬衆矣計餉則每年二百餘萬

矣兵不可謂不多餉不可謂不費矣　陛下試問此十萬衆中能戰者幾何不過選鋒數百而已其餘兵則今之班役市棍負販俱是也或以空籍而支實糧或以一人而冐兩餼輓東南膏血養此無用羣蠹漸積有日人人熟知欲因循之流害無窮一振刷之奇禍立見國事至此亦可寒心矣萬一卒有緩急可驅此班役市棍負販爲　陛下出死力衛神京乎　臣所爲痛哭者此也　皇上旣陰拱自晦天下不得望見顏色所恃以與臣僚往來者獨此區區章疏耳數年

以來臺諫封事一切留中如以石投水者然夫朝廷
所以待臺諫者惟二事言當則行不當則罪除事干
機密入主所當獨聞者須留不發外並宜降出行遣
若不報是非不問來歷則是者既不得見之施行非
者得乘以搖惑言路斷矣　皇上得非厭封事之多
乎宋任伯雨為右正言半年上一百八十疏尚不足
救宋之危亂則謂今為緘口可也故今之慷慨建白
者莫不曰吾知無濟於時事第存此一段議論在天
地間以盡吾職耳夫使言事者惟空存議論甘心無

益世道可知矣是故封事者發奸破奸人主之利乃也不行則不利挫其鋭鈍其鋒一頑鐵而已一旦有奸人朋比緣詭譎為　陛下橫口談事横身當事斬城狐而斷國狗乎　臣所為痛哭者此也聖人治天下權以聚財財以施智智以享[illegible]信以保位故國無邪斂府無淫貨我　皇上榷稅之使徧天下民間轉壑炊骨賣子而妻以供無底之谿壑髓骨俱盡矣冤聲怨氣上通於天致災異迭見方且指三殿以為名何嘗見分毫之捐賜方且借停止以愚衆何嘗明止罷

之日期是夫以回祿警 陛下 陛下正以回祿剝
萬民也非情矣夫善政之行猶必數年一更況虐政
可堅行不變乎此其於守財爲不智於出令爲不信
於保位爲不仁竊謂當此離心畔德之會亟宜爲收
笮罷釣之舉 臣豈敢阻 皇上之財哉蓋留不盡於
閭閻政所以保已得於帑藏也不然財能潤身亦能
害人如有宋覆轍城下之盟搜責括自輸服虜營亦
可醜矣故與爲人散毋寧我自散乎詩曰大東小東
杼軸其空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臣所爲痛哭者

此也　皇上蒞政初年郊廟必親朝講時御斯時朝野殷富皆歡欣舞蹈之象故萬曆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後天下又一景象矣二十年以前與三十年以後天下又一景象矣所以然者郊廟之庭絕跡則天地祖宗血脉不相聯貫朝講之席生塵則伏機隱禍壅蔽不得上聞古今未有如此而天下無事者　皇上何不年一再出與天地　祖宗聖賢一相對越以受茲景福也青宮教輓宋臣至欲選端人正士與之起居內殿今　皇太子講讀經年不舉屢疏不報親賢

宦官宮妾疎遠賢人君子何以遵儆 聖主周練世務雖天資粹精不無虧損智德語曰胡越之人生而聲同長而語異者習使然也況天下大器器與手不相習異日必膈礙而難舉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若是且無以貽子謀矣此固大根大本所係最吃緊者臣所爲痛哭者此也又 皇上試思天下誰家之天下臣民誰家之臣民邊事誰家之邊事章奏誰家之章奏紀綱誰家之紀綱必有惻然不寧於衷者 臣愚願請 皇上當乘此三陽來復之後盡掃前非亟下

哀痛罪己之詔張之要鬧處所使老幼見者相顧感泣咸曰主上未忘我輩也如輪臺奉天故事則民心愛戴大自從之明春煖暢先御朝講或平臺煖閣時一召見大臣商確時政又使臺諫諸臣得面陳可否一飛冲天一鳴驚人吾廢之吾能用之吾取之吾能舍之吾塞之吾能通之吾弛之吾能振之濟濟鏘鏘雝雝穆穆休否運以迓泰衡動靜相乘闔闢相禪此固君道之至樂何嫌何疑而不為也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又曰宜豫成有渝無咎今適[illegible][illegible]

矣已往矣已成矣尚不能動　皇上艱心貞念而不一渝歟乎故曰明主治治庸主治亂既已亂矣又何治焉臣於昔日恭遇加上　聖母徽號時仰瞻　天顏豐粹舉止端凝出語二三同志曰諸公可勿慮也主上英明森發於眉宇福祚無涯我輩自不及於亂各相舉手慶幸有如近日所爲堅而不復日甚一日則又切慮有不可知不忍言者厠乎其間矣用是哭之不已繼之以血也他日勿謂臣等養容不先言也臣無任干瀆　天威之至唯　聖主省覽施行

朝政廢壞已極疏

李三才 漕運副都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四月

竊惟天下時當太平則中外乂安無所事憂亦無所事言天下業已喪亂則事機既往憂之無及言之尤無及惟將亂未亂之時欲壞未壞之際聽言則猶可早計而挽回不聽則莫可救藥而必敗此忠臣之所以披肝瀝膽苦口力諍 明主之所以傾耳輸心側身亟改也蓋 皇上龍飛之始臣正束髮登朝備官郎署竊見張居正剛愎致禍嗣後輔臣遂多畏縮不

敢匡救惟知承順已耳承順不已變爲諂諛諂諛不
已變爲朦蔽此理之自然勢之必至者乃危機也
皇上不知以爲大小臣工莫敢誰何從此遂無嚴憚
之心矣自此而郊廟不親自此而朝講遂廢自此而
厭薄大臣自此而輕忽臺省至於採取礦稅橫遣中
官停留章疏怠棄庶政自古亂亡之事畢集於今自
矣不知天下者 皇上之天下也人民者 皇上之
人民也臣等不過偶備一時之奔走竊取一時之富
貴用之則公家之升斗等資不用則故鄉之田園可

問脫者天下有事風塵四起則所傷者　皇上之人民所壞者　皇上之天下一應利害　皇上身任之而身當之尺地一民於臣等何有哉今乃剝削百姓視赤子如路人棄置羣工惜官爵為私物即今南夷殺戮慘不忍聞東虜桀黠志不在小國勢已弛大敵方盛是尚不可為寒心哉然滇廣之敗雖多殺擄乃遠在萬里且蠻夷小醜易與耳若遼左之事則肘腋之患社稷之憂國之安危實係於此　皇上不可以泛常視之也臣猶記七年前臣於請代疏中曾陳天

下大勢臚列南北情狀以及九邊而首憂於遼於時豈惟 皇上不信恐在事者且目臣爲迂爲誣矣頃見鹽臣康丕揚爲臣談及遼事則神色俱變自謂遼事決不可爲遼人決不敢言惟有坐以待斃而已又云若非蕭淳那肯說遼兵只有八千可用者盡精壯盡死於東征殲縱已極於中外釀禍已深改圖不易人人知之亦人人危之矣康丕揚蕭淳前後巡按遼東備知顛末二臣俱在可問也且憂時念亂忠義動人 皇上何不細詢之一令盡言其故以爲防禦之

策耶至若大小朝政　皇上誠屬獨斷左右莫敢贊一辭矣乃吏部之推官與兵部之推官何以異兵部之疏有止必報有推必點無感不應猶是政體吏部之疏則有半年而下者有一年而下者有屢推終於不下者有點陪者有另推者有一推再推通不點用者豈武臣堪用而文臣皆不堪耶武臣當急而文臣獨可緩耶豈吏部有權兵部獨非權耶吏部可賄兵部獨無賄耶同一衙門同一用人乃相去天淵如此臣不知　皇上之獨斷何所見也在京科道諸臣與

在外州縣諸臣何以異在科道被考察則不准歷年例則不准積俸俱至九年兼差或至數事在外州縣有終任竟不行取者有五六年不行取者有行取三四年猶不考選者有考選以定疏上一年猶不名者豈在京者可用而在外者俱不可用耶已用之科道俱賢候用之科道俱不賢耶豈前之考選俱公而今之考選獨不公耶前考選者可信今之考選者獨不可信耶同一出身同一守官乃相去天淵如此豈不知　皇上之獨斷何所見也大抵人惟一心心惟一

理心乎國家則國家理心乎賢才則賢才出心乎聲色狗馬則聲色狗馬集今　皇上得無心乎財貨遂忘乎天下國家耶且夏楚不行好兒啞賞罰不明志士惰故大小臣工內外百司　皇上終日兢兢業業以身率之以勸諭之以時察之以法繩之猶恐偷安營私怠棄職業而況輕忽萬幾玩狎臣民悠悠蕩蕩如此哉又誰肯靖共爾位夙夜匪懈耶昔人謂國初縉紳爲還債秀才如今縉紳是討債秀才蓋以國初　祖宗勵精於上百官忠勤奉職猶或袖手故謂

之還債今惟荷圖富貴秦越國家祗知竊位糜祿飽其妻孥已耳故謂之討債斯言雖俚實臣等今日一大罪案毋私諱之愧汗如雨第元首明則股肱良而庶事康元首脞則股肱惰而庶事隳然則坐致諸臣廢職討債者又誰之責也試觀今日南北官僚員且不備矣署且半空矣文能戡禍定亂者誰乎武能斬頭碪胸者誰乎蓋豬窠求賢猶恐不得弓旌招士猶懼不來而況輕之如此摧之如此以是而求伊周之佐孫吳之將不亦難乎如此則國家果何所賴耶人

窮財盡政散民流剝之良臣敵多隱禍　皇上猶不早爲計于天下誰之天下人民誰之人民眞可痛哭流涕矣臣賦性椎魯本無遠識乃區區一念惟知上有　君父下有百姓一隙之明不敢不盡其愚實不甘心於計債之說天地　祖宗實鑒臣心惟　皇上憬然以悟幡然以改用人勤政一一務如萬曆初年足矣不必他求亦不必過求如是則君臣交儆庶務畢修國勢可振隱禍可消萬民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旣亂已壞雖日夕憂惶況痛追悔何益哉

備陳各部時政疏

吳允中福建道御史 萬曆四十年十月

題為直陳天下 國家之大務懇乞 聖明奮 英斷破積習以𥙿久安長治事臣聞漢臣賈誼之言曰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方今天下民風日偷士習日險吏治日疏武備日弛名分日以倒置法紀日以陵夷姦逆蹊釁殆面面皆病方方皆痛矣然而救時者之去蠹猶理病者之灼艾灼艾而不中窾受楚無補也故臣不敢掇拾浮蔓惟取天下 國家治亂安

危所關者直披赤爲我　皇上陳之臣謹稽　祖宗設立六部原無偏重臣子遷轉宜以功能爲準近例相沿則不然吏部選郎占定太常之缺果清公執法拮据六選爲　國得人嘔出幾許心血即優以清卿亦不爲過間有最貪鄙止一付滚溜精神善于塗抹者亦有入而占風見議將波及茫然解選而歸者夫不公不完法當別論而一槩濫冒此垂涎者講搶如市而羶戀者百十推不休也何以服各部之人心也在外鄉貢知州潔己奉公望員外如登仙而兵部

則更難矣迺吏部司務一手握定徘徊歲月龍鍾須
須亦儼然憲秩何以服在外之人心也至于五部亦
有差等百中之一禮曹猶有京堂之望而四部則非
起家困頓者無復是夢矣然同一郎中而轉府何以
異同一郎中轉大參而年分何以異即曰由外轉內
原有分別而依序挨選者將何所憑也人不分賢愚
職不課勤惰一以銜門為準何以礪世磨鈍而使人
心激勸哉臣願 皇上亟勑吏部一洗陋規不以
銜門為軒輊惟以功能課優劣則志士抵掌而 國

家收眞才之效矣唐韓滉運米至陝僅三萬斛耳而德宗喜甚謂父子得生此昔人有顆珠不若粒米之說也近太倉匱乏司農仰屋無策併在京官軍人等月糧應放折色者槩給本色總計一歲多支米一百二十七萬石矣聞諸京通二倉往年猶有十年之積近則僅可支三年已耳夫天災時有勢不能無改折一改折勢不能不虧正額卽時和年豐舳艫蔽江而下萬一涓涓衣帶封以泥丸此時縱堆金如阜亦不能賦衆如抵況多與粟而兩盡也則脫巾之禍恐去

唐德不遠矣臣願 皇上 亟勅戶部實心淸查百計節省務錢穀各歸正項今後倉粟不許那動升合仍嚴飭倉屬勿盜倉役猫鼠責令買辦而償以倉粟則耗蠹去而積蓄數年尚可以濟燃眉矣人之心志不汨斂則日放學問不日進則日退 皇太子不出閣講學已八年矣洛陽鼎建已壯鳥革翬飛之雄而錫主無期得無以養贍田土之故乎臣未知近日庶報御居果不煩區處而民心悅從則如額糈可也儻一時未能就緒姑就見在撥給一二府之國而從容

查補亦可也或留有餘不盡以俟諸後亦可也如必欲倣先帝潞王之例乎竊恐潞王昔日之例既爲今日福王之例而福王今日之例又爲他日三王之例廢地已盡而 請給無邑竊計天下田土除清丈加增外實止六百二十餘萬耳 三王出邸撥給四萬[illegible]百年之後於[illegible]而貢 皇賦者寧有幾哉 皇長子婚禮止費七萬今日瑞王婚禮所進當不止此而况儷命典及今舉之猶以爲晚矣臣願 皇上亟從禮臣之請早完大禮以慰中外公心之望而

實下國家萬年長久之計也直隸河南山東歲解馬二萬匹每匹六馬除官銀三十兩外民間陪費不止加倍俵解畢出舉家皇皇一聞揀退中人之產如遭滅門之殃搜括無措爲之質田園貸豪門再搆良馬以往及至而復揀退矣甚有再之不已而至于三矣收者未必皆上駟退者未必皆駑駘總之眼眯五色而妄爲顛倒耳哀哀小民壹囊能幾而能堪此苦累耶田園耗盡株連同宗同宗賠盡蔓延里黨此六七年前故事而三省瘡痍迄今猶未甦也間有節愛有司

改爲官解小民如脫水火然揀退多而買補無奏則亦法之窮矣夫小民偉解之苦如此至給貧軍則視爲棄核草料付之烏有或轉顧于鄭傳或坐占于官紳終日不見寸草粒豆夜來啖以惡菽粗糲一飽無時暴露于烈日嚴霜之中縱有驊騮亦不數月而骨立如柴矣萬一烽火告傳謂能策此以折衝禦侮耶臣願皇上亟勅兵部以及冏寺痛禁貧軍之踐蹂力剗豪貴之強占而至于解馬苟非駑劣老病無或狂意輕擲惟責成有司如式解進苟非昏詐之速

斷不敢以欵段逆冥冊三省幾黎庶有瘳乎我　朝
立國原以法勝刑不加于善良戮必及于姦宄
列聖相承並由斯道今滿朝薦等挺身捍民強項之
良吏也迄今地方俎豆芳新乃幽囚囹圄泥首待訊
身非木石獨與法吏毋乃且彼三臣之拘繫誰不為之
痛心哉至于陳用賓王之禎李成梁真堯代之共工
聖世之元兇也言官之議彈已備明刑之勘定如山
乃槩蒙　寬政一則在柙思逸二則礪齒伺人三則
借奸弁為題目揚眉張膽幾欲斲人可斬之罪案為

不世之奇勛矣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此志士所日夜拊心而泣血也臣願 皇上亟勅法司應釋者釋應誅者誅庶直發紓[illegible][illegible]之氣而實以銷 國家無窮之隱憂也年來 京師小民凋敝甚矣一聞僉商如羊付屠垣有匿形鼠竄者有閉門雉經者一種怨氣直使天光爲淡也其所以則鋪墊之爲累也蓋商人關領錢糧支放多不以時循例既增爲扣尅而搭錢又明爲減少決手未授中消蠹爲辦膳之詐需索橫集幸則羅官價以完私費不幸則既稱貸以償

餓虎又稱貸以完公家甚有奉　旨以僉派者復奉
旨以優免　聖心偶動一惻隱而反以開奸璫之騙
局矣　國初徙富民以實　京師謂何而竟剝削至
此哉臣願　皇上　亟勅戶工二部凡遇支放務足
額數一有染指重加罷黜仍　嚴諭經管內臣勿以
陋規推商人之髓則懽聲雷動而根本重地固于磐
石矣凡此數者事列六部而實　聖德　聖政最為
喫緊者治亂安危間不容髮　天心一轉便成唐虞
世界當時大治後世謌　聖一動而萬善附　皇上

諉憚而久不爲此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臣嘗謂
皇上有度越千古之 英斷而每參之以厭忽臣下
見 上之厭忽而相入于因循鞠躬盡瘁之忠少而
避嫌遠怨之私多靖共協恭之念衰而依門傍戶之
風熾以虛活軟媚爲妙用以下捷臥榻爲經濟攘臂
裂眦高自標榜本分職業拋如土苴一事之來任之
自起自滅泯泯棼棼如無柁之舟一國之中習于得延
且延昫昫然如幕上之燕恐瓦解之禍近在眉睫逼
匪犬馬之私殆有不忍言者在也萬惟 聖明留意

焉臣愚忠憤所激不識忌諱冒干　天威不任惶悚

待　命之至